

清儒學案

世章



燁
玖

清儒學案卷一百

天津徐世昌

石臞學案上

漢學大師惠戴稱首石臞學於東原有出藍之譽文簡繼之小學訓詁實集大成高郵一派遂與蘇皖鼎峙嘉道以來尤多宗王氏父子者述石臞學案

王先生念孫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人父安國官吏部尙書諡文肅學有經法彊立不惑先生十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工部主事洊升郎中遷御史轉吏科給事中嘉慶四年仁宗親政疏陳剿教匪六事首劾大學士和珅疏語援據經義天下

比之鳳鳴朝陽出爲直隸永定河道以河堤漫口罷特旨留工竣予主事銜查勘河南衡家樓河決又命馳赴臺莊治河務尋授山東運河道在任六年復調永定河道會東河總督山東巡撫以引黃利運異議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奏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暫行無害詔從之已而永定河水復溢先生自引罪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鳴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九先生初從學休寧戴氏東原受聲音文字訓詁其治經熟於漢學之門戶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分古音爲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氏六書音韻表亦見及此其分至此祭盍輯爲四部則段書所未及也官御史時始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名曰廣雅疏證凡十卷其書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一絲

不亂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而實多揖所未知學者比諸酈
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既罷官以著述自娛著讀書雜誌凡
逸周書四卷戰國策三卷史記六卷漢書十六卷管子十二卷
晏子春秋二卷墨子六卷荀子八卷補遺一卷淮南子二十二
卷補遺一卷漢隸拾遺一卷都八十二卷於古義之晦鈔之誤
寫校之妄改者一一正之一字之證博及羣書其精於校讎類
此先生故精熟水利書官工部著導河議上下篇及奉旨纂河
源紀略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先生力辯之紀略中辨譌一門
先生所撰也

參阮元撰墓誌 子引之撰
行述 繆荃孫撰儒學傳彙

廣雅疏證敘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爰著爾雅其後七十子之徒漢初綴學之
士遞有補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六藝羣書之鈐鍵矣至

於舊書雅記詁訓未能悉備網羅放失將有待於來者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考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詩書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闕其端緒則其書爲功于詁訓也大矣念孫不揆樛昧爲之疏證殫精極慮十年於茲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絜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旣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

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以燕石之瑜補荆璞之瑕適不知量者之用心云爾張君進表廣雅分爲上中下是以隋書經籍志作三卷而又云梁有四卷不知所析何篇隋曹憲音釋隋志作四卷唐志作十卷今所傳十卷之本音與正文相次然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是音與廣雅別行之證較然甚明特後人合之耳又憲避煬帝諱始稱博雅今則仍名廣雅而退音釋於後從其朔也憲所傳本卽有舛誤故音內多據誤字作音集韻類篇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其誤亦或與今本同蓋是書之譌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

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

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欽本爲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

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

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卽存其說竊放范

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有好學深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

讀書雜誌

讀史記雜誌敘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考異討論精核

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鄉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考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勺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

讀管子雜誌敘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強爲解釋動輒抵牾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閑讐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爲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

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引之亦婁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
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余不同者錄以
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
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
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差增於舊歲在
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並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
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爲十二卷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
以竢來喆

讀晏子春秋雜志敘

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申孫氏淵如始校正之
爲撰音義多所是正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者盧氏抱經羣書
拾補據其本復加校正較孫氏爲優矣而尙未能盡善嘉慶甲

成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蘋校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於本篇之上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澗蘋以此書贈予時予年八十矣以得觀爲幸因復合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元本未誤而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確者復加考正其諫下篇有一篇之後脫至九十餘字者問上篇有併兩篇爲一篇而刪其原文者其他脫誤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子

讀墨子雜志敘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

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

並見六卷末

其他脫至

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亨字篆文作隸作亨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

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

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尙作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

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

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苟說文但謁也今經典皆

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牯豢雍與養同今本雍譌作維

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

城郭之郭說文本作辜今經典皆以郭代辜郭行而辜廢矣唯

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

辜之借字知高爲辜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

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尙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

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

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說文侯反送也

呂不韋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

廢矣唯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

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

字本作衝今經典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

射衝及櫓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衝謂衛車是書最古故

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降作隆尙賢

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誠作情又作請尙同下篇今天

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下王公大人

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

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並與誠同後凡誠作情作請

者放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下

此拂作費費也下文費作拂知作智智字與知同後凡知

作智者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下之字與志同天

放此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

凡佗作也者放睇作欣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

此佗俗作他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睇同管作

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公孟篇

悖作費

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

從作松

號令篇松上不隨下松與從同

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

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概從闕疑以俟來哲

讀荀子雜志敘

荀子一書注者蓋鮮獨楊評事創通大義多所發明洵蘭陵之功臣也而所據之本已多譌錯未能釐正又當時古音久晦通借之字或失其讀後之學者諷誦遺文研求古義其可不加以討論與盧抱經學士據宋呂夏卿本校刊而又博訪通人以是正之劉端臨廣文又補盧校之所未及已十得其六七矣而所論猶有遺忘不揣固陋乃詳載諸說而附以鄙見凡書之譌文注之誤解皆一一剖辨之又得陳碩甫文學所鈔錢佃本龔定庵中翰所得龔士鹵本及元明諸本以相參訂而俗本與舊本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傳寫之譌胥可得而正也汲深綆短自信未能所望好此學者
重爲研究焉

讀荀子雜志補遺敘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
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
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
澗贊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
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
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
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
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
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

讀淮南雜志敘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敘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爲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氏原文也

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

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

者踰下則後者蹙之蹙女展反故高注云蹙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蹙矣

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放此

兵略篇涉血蹙

腸輿死扶傷蹙亦履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捷扣墓踰備之姦扣戶骨反掘也各本扣誤爲抽墓誤爲箕高注扣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毋扣墳墓藏本扣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鐸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鑿而不可賤鐸讀若彗高注曰小鼎也各本鐸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杙泛釣浮也杙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杙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杙字乃誤爲杭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人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旦故高注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壓同